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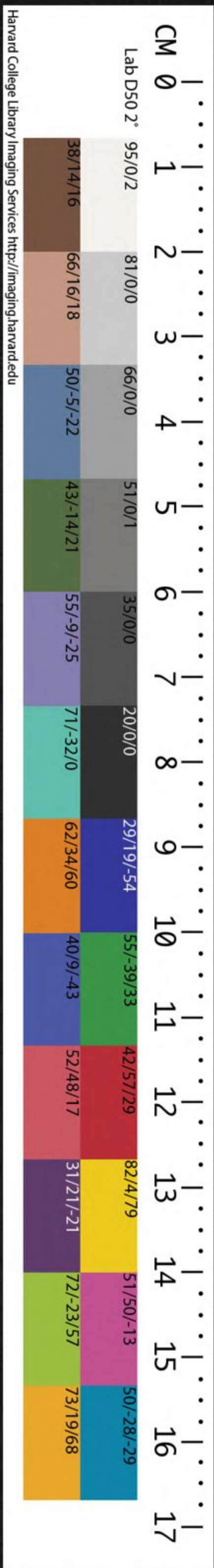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成

31

四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

起乙酉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
盡乙巳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異據提要分註梁武帝並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孝明帝作肅宗 凡二十一

年

梁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乙酉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

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

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國節罔樹抑此之由

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詔內後進給其餼稟其

射策通明者即除心吏又選學生姓雲門山從何

胤受業命亂

集覽

射策通明者即除心吏又選學生姓雲門山從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北師大圖書館藏

者謂爲難問疑義者之於策則置案上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
投也對策者顧問以政事爲義今各對之而觀其
文辭以定高下雲門山在合符南三十里昔王子
敬居此有五色彩雲**實實**典府城南三十里晉王
詔建寺號曰雲門山亭永禪師臨書閣久廢元
獻之居此舊有子敬**書法**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
白雲有自靈峯入雲門記何胤廬江人尚之之子
者終綱目書置經博士三詳
漢武建元五舍是無書者矣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于魏魏遣將軍邢
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
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爲

漢中太守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爲鎮西將軍將兵
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
史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帥羣氏叛之巒
擊破之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
擊破之遂入劔閣陵等退休梓潼足又進擊破之
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實實裴叔業聞喜人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實卷末
元二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漢中郡
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邢巒河間鄭人祐之從孫梁
州注見周赧王四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劔閣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梓潼
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

作亂淵藻討平之

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
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餉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

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
 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顯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
 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警汝為警報警忠
 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
 謚曰忠侯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昏附功惟關土
 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
 刑於斯為失年之不亦宜乎○益州民焦僧
 護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
 藻斬之乃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
 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
 護等皆平之

質實 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鄧元起
 南郡當陽人一統志云西昌東漢縣名本漢廬陵
 縣治所隋改安豐縣開皇間又以東昌縣省入改
 為太和縣屬吉州唐置南平州尋廢仍以縣屬吉
 州宋因之元陞為州 本朝復為縣改太曰泰屬
 吉安府

發明 淵藻殺前刺史蓋正其專殺之誅而梁主
 僅貶其號故綱目亦削而不書然則梁主
 寬縱之失不待見之晚年蓋於其精明
 之初已見之矣宜乎子弟之交亂也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質實

孔子廟注見周
太祖廣順二年

書法

初立何記始也宋嘗備魯孔子廟矣於是
淮南皆為魏境孔廟隔絕梁主始創立之

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終綱目書
孔子廟三詳晉孝武大元十七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
立也江左累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拓跋

氏多矣

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

魯方達等三十九人

考異

攻下編
梁字

梁將軍王景胤等與魏王足戰屢敗七月足進逼涪城八月秦梁刺史魯方達等十五將戰敗皆死景胤等二十四將又敗亦死

書法 綱目書殺將未有多於此者矣故特書若干人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占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集覽

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占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脩德祥桑枯死而去殷道復興故稱中宗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也野鳥入廟殷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曰雉升鼎耳而國曰雉升鼎耳而惟耳不聰之異也

書法 其書何著直臣也崔光可謂敢言矣終綱目書芝生三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芝草也不生於田野而後政治日衰今又有此妖物其生猶不知寤可乎書非美之蓋紀異也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于洛

口質實 臨川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柳惔河東鮮人世隆之子洛也注見漢高后三年

書法 魏加梁書伐北其亦書伐何魏納叛人也
於是特書伐伐而次議也蕭宏怯懦甚
矣故後書逃歸自是梁城無魏始書款

武興氏王楊紹先叛魏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
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賈賈 武興郡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十年楊壽
華陰人

十一月魏王足奔梁

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
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
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
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超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
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袁後少年未洽治務
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

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
也淵藻是術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
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三
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
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巒又表曰昔鄧艾鍾
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
關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
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度
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
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
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無
聲勢連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勢
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緒大
難曾立巴州以鎮亮案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上
民望嚴藩何揚象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
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
遷建義之始嚴女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

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
 攝華僚大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
 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
 而更以羊社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
 定蜀又集覽統帥勢難謂相距千里其勢力難以
 之奔梁集覽統帥而擊之嚴蒲何楊四姓皆彼
 土之民有聞望者比道遷比近也梁漢中太守夏
 侯道遷近來以郡降魏華僚謂中華也西南夷
 謂之正誤猶復也言其服飾之美猶言衣冠子弟
 也賈實壽陽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義陽縣名注
 十九年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一統志云
 巴西後魏所置即古之巴西國地秦為宕渠縣漢屬
 巴西郡梁改縣曰梁廣及置歸化郡後周又改縣曰
 化城隋初郡廢後改州為清化郡唐復為巴州宋
 元仍舊本朝初改州為縣以化城縣省入改屬
 保寧府墊江漢之縣名屬巴郡劉宋廢之後魏復

置屬宕山郡後周改魏安縣隋初廢郡復為墊江
 縣屬渠州唐屬忠州宋省桂溪縣入焉元併入鄧
 都縣後復置本朝
 因之改屬重慶府

巴西叛魏降梁

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
 使軍主李仲遷守巴西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
 城人斬之
 以城降梁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書法

自漢明帝書大有年米平凡於是再見皆
 盛時也終綱目書大有年四米平是年貞

觀四開元十三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巳
 丑書大熟一大稔四麥稔一詳米平九

發明

綱目自漢顯宗永平九年書大有年之後

又幾閱歲矣僅有是年之書夫自永平至此上

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熟則他

歲之歎為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

故其效若此綱目據事書之蓋欲使後人留意

民事萬一不幸當壞地瓜分之世毋徒以偏

方自沮則亦庶乎其可也此書法之意也

丙戌

魏

正始五年

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

州

考異

此誤書討當作擊

揚集義園魏關城邢巒使傅登眼討之克武興執

揚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威其國以為東

魏秦涇二州亂

魏秦州著名王法智聚眾二千推呂苟兒為主

質實

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二月魏求直言

侍御史陽固上表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

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

費以救飢寒之苦特魏十二委任高筆疎薄

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質實 門

三月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臨川王宏為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訖之際非有

它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

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
 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遊於沸
 鼎之中鶯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
 自求多福伯之遂自壽陽梁城擁衆降梁梁以為
 通直散騎常集覽吞舟是漏言憲網之疏也漢刑
 侍久之而卒集覽法志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
 之魚松栢不翦謂伯之之祖墓松栢無人翦伐也
 莊子闔胡嘗視其良既為松栢之實矣注良音浪
 冢也楚辭班婕妤自悼賦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
 栢之餘休注山足陵下休廕也梁城縣屬河南括
 地志云故城在今汝質實豫州注見秦王政六年
 州梁縣西十五里質實壽春流注見漢元帝
 末光元年一統志云梁城在徐州碭山
 縣東二十里秦為碭郡漢改梁國今廢

書法 是書復歸梁可矣書叛何譏也何譏伯之於
 未陳伯之反覆則歸書叛是年趙匡贊侯益
 反覆則歸書叛五代戊申必苦孟達然後可以

書來歸蜀後
 王建興五

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
 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
 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
 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
 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郭護河東鹽池
 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
 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關
 尚書巒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
 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
 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欽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
 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
 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諸取此與彼皆非為
 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
 膳蓋結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

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
 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
 魏主卒集覽虞衡之官為之屬禁禮地官有山虞
 從琛議澤虞林衡川衡各以山林川澤之政今物為
 中小三等置人有多寡掌山林川澤之政大小為
 之屬而為之守禁注虞度也度知山澤之大小及
 所生者衡平也平其林川之大小及所生者為
 之屬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今也
 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賈實之既無極人疑
 者也鄭司農云厲遼列守之賈實之既無極人疑
 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一統志云鹽池有三一在
 平陽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鮮州一在慶陽府城
 北五百里一在寧夏衛城北四
 百里魏謂彭城王魏繼謂邢繼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

城小峴合肥等城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計
 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
 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
 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
 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常戲攻小峴
 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戲欲擊之
 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戲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
 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戲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幸戲法
 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
 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死戰魏兵敗走因急
 肥久未下戲夜堰肥水舟繼繼至攻魏小城魏將
 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戲笑曰賊
 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貴用奇
 豈在衆也遂擊破之戲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
 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
 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堤戲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
 繼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
 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敵體素膏未嘗
 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屬將士勇氣無敵晝接
 旅夜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
 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守藩牆皆應準繩進至
 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戲悉遣輜
 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戲威名望之不
 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守裴
 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胸山固
 城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集論見云得拔索隱曰范曄
 康生斬之惠紹兵不利集論見云得其城為拔右
 衛率率所類反又朔律反梁置左右衛率各一人
 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義伏為左右廂之周
 衛織扇麾幢織蓋也扇便面也麾旗實實中山部
 旗也幢幡也四者皆刺史之儀仗實實名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揚徐二州名揚注見秦王政
 六年壽春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江州注

見晉明帝太寧三年潯陽王茂太原人河南注見
 宋主昱元徽元年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漢沔宿預縣名注見唐昭宗景福三年泗州北徐
 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昌義之烏江人帝戲京
 兆杜陵人小峴山名注見齊主寶卷元二年節
 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節鉞肥水注見齊主寶卷
 求元二年肥口東陵疑是地名未詳處所輜重車
 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疑是地名未詳處所輜重車
 戰敗而還以後為攻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
 左傳曰黃夷前驅孔嬰齊敗疑與先鋒同起于周
 制也豫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郡名注同上
 裴邃河東人徙居壽陽羊石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一統志云霍丘本周霍叔封邑名春秋為蓼國地
 漢為安豐松滋二縣地晉屬安豐郡後置霍丘城
 梁置安豐郡於此東魏廢隋置霍丘縣唐宋仍舊
 本朝因之屬鳳陽府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
 二年鄭胸山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十八年胸固城未詳
 處所彭城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十八年胸固城未詳
 河

南人

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懷卒

賈實

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

元十一年

懷性寬簡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

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操平正基壁完牢足矣芥

斤不平斷削不密非至之病也卒謚曰忠

秋七月魏討秦涇二州平之

呂苟兒帥眾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

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斫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

乃上也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

久之陰簡精卒街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肅宏逃歸

書法

凡逃譏也唯伐書逃為甚故削其爵而斥蕭宏塚前書臨川王宏

發明

去冬書遣宏伐魏次于洛口已見其有畏懦不進之意矣梁主無名與師又以所愛

子弟督之將累非長喪師辱國甚至棄軍而逃又不能即正其誅故綱目於此既削去其臨川

王而復以逃歸言之逃者匹夫之事以三軍之元帥而逃賤之甚也噫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

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梁主遣將軍角念屯蒙山蕭及屯固城桓和屯
 山魏都督邢巒遣軍攻皆走之又敗梁將軍
 恭于睢口進國宿預新懷恭張惠紹蕭昶棄宿
 淮陽遁還臨川王宏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
 人以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容甚
 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方魏詔邢巒
 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名諸將議旋師呂
 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衆
 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遠曰是行也固敵是
 何難之避馬仙理曰王無安得亡國之言行也
 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
 髮盡磔曰白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
 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
 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
 返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巾幘且歌之僧珍
 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戲也僧珍
 欲

遣裴邃取壽陽宏不聽今軍中曰前行者斬於
 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謂中山王英曰梁
 自克梁城久不進軍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
 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驂韋裴之屬未可輕也
 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今嚴明所至獨克
 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
 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
 廷弔民之責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
 咸悅會夜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
 將上皆散歸余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
 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門求入臨汝侯淵
 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
 知也恐姦人承間爲變城不可夜開諸軍聞宏逃
 歸亦皆引退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諸軍聞
 至馬頭攻拔之城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
 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
 離城救呂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遣圍鍾離
 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密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

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之得之則利無幾不
 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于歸順猶恐
 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士卒疲弊死傷
 懼無可用之力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
 舉不聽變又表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
 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日糧取鍾離城者臣不
 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
 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將軍蕭
 實寅代總侍中盧昶素惡昶與侍中元暉共譖之
 使中尉崔亮彈昶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
 於魏主曰昶寵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遂
 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
 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軍人謂之市曹十
 一月梁主詔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
 離救景宗頓道入洲侯衆軍俱進景宗固求先據
 邵陽洲尾不許景宗違詔而進值風復還上聞之
 曰景宗不進蓋天意若孤軍集臨
 獨往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集覽

鬚髮盡磔磔也開也

質實

定冀瀛相并拜六州定生見周威烈王二
 三年中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瀛注見

漢帝玄更始二年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并注
 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肆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
 興蒙山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一統志云孤山有
 二處一在廬州府城東一百里巢湖中其山突然
 孤起一在徐州城西西北九里傍近無峯巒因名未
 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焉睢水之口在鳳陽
 府宿州北二十里今名小河源出河南夏邑縣白
 河東流至清河入口于淮陽古地名晉義熙中
 置淮陽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故徐城東
 一置淮陽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故徐城東
 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常裴下城注見宋明
 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白石壘即白下城注見宋明
 帝泰始元年臨汝漢之縣名屬豫章郡吳又分置
 西平縣晉改曰西豐梁分臨汝北境置定川縣隋
 省西豐定川入臨汝改曰臨川縣為撫州治唐宋
 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撫州府治所乃屬焉遂北

注見周振王二十一年馬頭山名在滁州來安縣
 比七十里谷得有龍經過又石上有人馬足跡鍾
 離秦之縣名蜀九江郡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復置
 鍾離縣屬淮南郡唐以塗山縣省
 入宋元仍舊本朝初改置濠州唐以塗山縣省
 縣屬鳳陽府淮水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廣陵郡
 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蕭寶寅蘭陵人齊
 明帝第六子寶卷之母弟盧昶范陽人玄之玄孫
 元暉洛陽人崔亮東武城人鳳陽府天長縣東三
 新野人道人州莫詳處所唯鳳陽府天長縣東三
 十五里有道人山未知是否邵陽洲在鳳陽府舊
 府城東北八十里淮水中魏元英圍鍾離梁命韋
 巖救之夜趨於此截洲為城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柔然庫者可汗死子佗汗可汗伏圖立

改元始平請
 和于魏不許

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傳豎眼為益州刺史

初漢李勢之末羣僚始出北自漢中南至印笮布
 滿山谷勢亡蜀人多東徙山谷皆為獠所據其近
 郡縣者頗輸租賦遠者郡縣不能制梁益歲伐獠
 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
 樂業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祉及豎眼代之祉
 性酷害不得物情僚引梁兵為寇祉擊破之豎眼
 施恩布信**集覽**漢李勢漢謂蜀漢也其先李特於
 大得獠和**集覽**晉惠時入蜀自補益州牧子雄潛
 即帝位國號後蜀雄子期期子壽壽子勢桓温伐
 而降之送詣建康印笮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傳豎眼清河人李勢之末李壽巴西人漢主
 特之子事在晉穆帝永和三年印笮二郡名
印笮注見漢武帝元壽六年起萬年注同上年沈黎
梁益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益注見晉
武帝泰始八年安帝嘉二年
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亥丁

魏正始四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常敵

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
 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
 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
 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壘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
 士之連之俄而壘滿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
 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
 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
 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景
 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直澗谷輒飛橋
 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
 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救
 景宗曰常敵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

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
 敵塹州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馬道根能走馬步
 計馬疋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
 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冠軍中將萬餘騎
 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
 疆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
 眼退走明旦英自中衆戰處乘素木輿執白角如
 意以麾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
 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攻其南
 景宗攻其北三月魏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馬道
 等乘艦擊魏州上軍盡殫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
 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所橋倏忽俱
 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
 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
 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歲水上
 英單騎入梁城綠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

關目卷三十一

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

梁將軍曹景宗

豫州刺史常敵

人叔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及嚴設錢二
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戲徐擲得盧獲取一錢子
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羣帥爭先告捷嚴獨若後世
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戲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

集覽

鍾離縣東五里樹柵樹立也編立木為城曰柵
州鍾離縣東五里樹柵樹立也編立木為城曰柵
近之迤音側格反迫也負戶而汲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之迤音側格反迫也負戶而汲注見宋文帝元
量地之遠近如意注見晉穆帝升平三年逐北注步
見周赧王三十一一年歲水在河南梁城縣東南瀝

烏外於廢二反擲得雉擄蕭戲有梟盧雉犢塞五
者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為梟形者為最勝盧次
之雉與犢又次之塞為最下常嚴擲得盧本勝雉

矣乃故反其**正誤**走馬步地集覽走去
子而作塞聲○今按走如字

注見漢高帝五年一統志云大澤在
徐州豐縣北六里馮道根廣陵人

於是嚴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韋
敵何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嚴之能

書法

於是嚴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韋
敵何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嚴之能

讓不至是矣並書二將
所以著師克之在和也

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

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

有司奏英寶寅罪當
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

崇多事產業長史李琛屢諫不從遂糾上詔並不
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糾上佐何如

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
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
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質實 徐勉東海人

書法 以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者勉而已

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沈約為尚書今袁昂為

僕射 **質實** 沈約武原人袁昂陽夏人繁從弟

書法 鍾離敗而元英有除名之罰洛口逃而蕭宏有司徒之除梁雖盛時其賞罰反不如

衰季之魏矣書譏之

發明 春秋屬辭比事之書綱目亦屬辭比事之書姑以蕭宏之事觀之始書遣宏帥師

魏則見其身為主帥將大眾以伐國者也繼書蕭宏逃歸則見其喪師失律逃竄苟免者也今又書以宏為司徒則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嘗者也夫以一蕭宏之事即其始焉之總帥次焉之敗辱終焉之濫賞比而觀之不待予奪而義自明然則屬辭比事是固春秋之教也而亦綱目之教也故曰麟筆絕而後綱目作

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然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褒失於療治時

書法 漢成帝崩而巳於問議是后暴疾死所生子昌亦尋卒人皆咎高氏史稱官省事莫能詳也則其直書高肇何綱目自有以新斯矣漢成鄉晨

其直書高肇何綱目自有以新斯矣漢成鄉晨

欲起不能言而崩則其直以也固不傳以疑所以
 而加人罪若高肇之徒直以也固不傳以疑所以
 謂莫能詳者蓋亦史臣之筆耳綱目不名其
 罪則權姦真可以欺天下歟後世矣故曰綱目其
 修而亂臣賊子懼然則司馬師廢其君一后不書其
 主此書其主何為子昌書也殺其君一后不書其
 肇之罪為何如哉

發明

不書弒后及其子而書弒其主之及
 子何哉高肇為逆上累君也人君一
 之名寵不能死其妻以讒之爾然考之分注及
 不能詰故特書其主以譏之爾然考之分注及
 北史后傳皆不明其事綱目何據而定其罪耶
 是時高嬪有寵考之高氏傳言其悍忌嬪御有
 終身不蒙接者在洛二十年皇子全育者惟明
 帝一人夫其所以不能全育者誰實斃之况肇
 勢傾中外后一旦無故暴殂人皆歸咎高氏則
 為肇者亦復何說昔趙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

子茂

梁天監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
 魏末平元年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專掌搜薦

梁以領軍蕭曷為雍州刺史

領軍掌中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
 公兵權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曷在職峻切官
 曹肅然制局皆近侍頗不堪
 以是不得久留中出刺雍州

詳見實

帝年號宋孝武

志云吳平古地名東漢末置漢平縣于此屬豫章郡吳改曰吳平隋廢入宜春縣故城在臨江府新喻縣東一百里

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

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質實安成郡名注潘貝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巴陵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質實劉芳彭城人信鹿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三年

發明

昔霍顯欲貴其女遂弒許后而立之今魏與霍氏如出一轍然則高肇弒后之罪愈益明矣

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質實 竟陵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壯謚曰

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

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拙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弒逆遂即帝位立李氏為后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平軍至經縣夜有變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

集覽 注信都注見秦二世二年經縣史記趙世家

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冀州注見

云經縣本國趙之邑屬中山國秦置縣屬涿

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尋廢之元魏復置北齊

省入安平縣故城在真定府晉州城北一百一十里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
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
魏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
息使左衛元珍引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
願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
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
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覺諡
曰武宣在朝賤莫不喪氣行路七女皆流涕

高令公枉殺賢王由 **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是中外惡之益甚 **實** 二十八年禁中注見宋

明孝武帝大

發明 人主據九五之尊雖無所不能臣然天倫之

殺其若之叔父况于后耻然深宮一婦人哉乃

知前日之專責魏主且以然則彭城死於高肇之

生殺人若之能保其天屬之親至使橫人魏主若

一國至是亦何得而辭其責哉書法如此固非過

也

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

京兆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
能守燒門突走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羣臣請誅
愉曰李氏方姪高肇密使人殺之魏主將屠李氏
光曰李氏方姪高肇密使人殺之魏主將屠李氏
請俟產華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
將盡殺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
矣宜為衣陳平從之皆得免死肇子植為齊州刺
史有功當封不受曰家荷重思為國致效乃其常
節何敢求賞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
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
元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以
畧盡惟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
絕其叛詔楊椿徙之椿言先朝處之甚遠徽所以
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處戶甚眾若舊
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
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饑盡進失歸附之
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
不從遂徙於齊州及愉作亂皆浮河赴愉所在

掠如堵 **集覽** 遼徽音叫境也晉灼曰 **質實** 刑至
之言 泰誓上 剗別孕婦 註剗剗剗也 皇甫謐云
周書 泰誓上 剗別孕婦 註剗剗剗也 皇甫謐云

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濟州 註見晉帝奕大和元
年高平顯祖 獻文皇帝宏廟號顯祖太和孝文帝
年 顯祖 見唐高祖武德二年 楊椿華陰人

書法 有書陰殺之人多矣 綱目書其主名而已 未

臣奏請誅愉 魏主弗許 則不為無罪 然羣臣請誅愉而
使殺之 而不之悟 其昏甚矣 人主之愛也 高肇陰
而陰殺之 書陰殺之 所以深譏其闇也 上書李
平克信都 下書奏除平名 賞罰如此 欲不亂得
乎

發明 魏主弗許 則不為無罪 然羣臣請誅愉而

可今高肇乃擅使人密殺之 則魏國為無君矣
故綱目於此以高肇陰殺為文 至於李平既克

信都有功當賞摩乃反奏而除其名然則魏國
至是所謂君不君而臣不臣矣觀綱目之所書
驗刑賞之得失拓跋氏雖
欲久有其國尚可乎

魏郢州叛降于梁魏遣兵討之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
主以成降梁魏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
山王英將步騎出汝南救之集覽三關皆在信陽軍左傳定四
塞大隊直轄寔沈注三者漢東之隘道也案所謂
大隊即廣峴關在轅寔院即武陽平靖也廣峴今
名九里關在軍南百里武陽關在大寨領軍東南
九里平靖關今名行者坡在軍南七十五里
質實郢州注見太清二年義陽張九韶曰義陽軍
有三關謂平靖武陽廣峴也一統志云平靖
關在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武陽關在德安
府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廣峴關在汝寧府信

陽州南三十里汝南郡名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十二月魏復取之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
梁司州刺史馬仙理時梁安成王秀為都督參佐
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
救雖舊非所以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仙理遣副將
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
早生巒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雲
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
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
梁之援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
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矣巒至鮑口早生遣將
逆戰巒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圍其城鎮東參
軍成景雋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降梁時魏郢
豫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守楊椿攻宿預命
帥羣蠻以附之十一月魏遣將軍楊椿攻宿預命

中山王英趨義陽英以衆少齊等請兵弗許英至懸瓠縣與密共攻之十二月齊等降斬白早主英乃質實懸瓠縣注見秦莊襄王趨義陽質實豫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鮑口疑是地名未詳處所成景雋范陽人與之孫

魏敗梁師于義陽復取郢州

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耻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高車敗柔然于蒲類海殺佗汗可汗其子豆羅伏跋

豆伐可汗醜奴立質實高車西域國名注見晉孝武

名注同光武建武十六年蒲類海○改元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六年

梁天監八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締書之曲說非正經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質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年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不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遂止嘉納之因惟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上嘉

覽

會稽山名在會稽郡西國山在會稽郡陽羨縣于岱宗泰山注天子適諸嶽所侯曰巡守者巡守燔柴祭天也岱宗泰山也為四嶽所侯曰巡守燔柴祭天

經告至鄭引孝經均命決鄰玄引援也鉤命決考
績注三年有成故宋均注考績柴燎祭天以告成也
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氏云祭時積柴加以牲其上而
燔之梁南帝永明二年管夷吾所說七十八年編書
注見齊武帝永明二年管夷吾所說七十八年編書
見漢光武建武三十年人食泥金檢王注見漢光武
之號鑄燧出火教人食泥金檢王注見漢光武
建武中元元年五檢金結今溪河諸蠻僧有此俗結
繩而治朱氏附錄云結今溪河諸蠻僧有此俗結
又有刻板為記者鐫文告成鐫刻也刻實實注見
石之文皆經識所傳以告成鐫刻也刻實實注見
漢平帝元始五年許愨高陽人允九世孫會稽山
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九世孫會稽山
府官典縣西南五里本名離山有九峯相連
亦名陞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
董朝太常周處封為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
形如鼓篆文周練字多漫滅浴呼出碑封禪德碑

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泰山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年封禪同上年

書法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不許曷
為不書畧之也封禪非古也况會稽乎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
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
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
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
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理
等皆棄城走梁主使常敷救仙理至安陸增築城
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衆頗譏其怯敵曰為將
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理將復邵陽之為
聞敵至乃退

書法

三關者何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
信陽界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

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王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囚之
 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於梁主
 遣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
 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日曰戰爭多年民物塗
 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
 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
 從不實

質實

董紹與平二年金陵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
 從不實

書法

董紹何早辭也不肯者何忍辭也於是魏
 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

之言也梁為民屈而魏主不以不從網目書求成書不
 肯而皆斥書上梁魏之仁不仁分矣是故紹本
 魏臣書曰梁主遣使嘉屈已也網目求成書不
 肯者一而也

發明

梁魏交攻固無曲直之分今梁主求成而
 不肯者則昔春秋書魯宣公及齊平莒及郊莒

不肯者則昔春秋書魯宣公及齊平莒及郊莒
 人不肯者則昔春秋書魯宣公及齊平莒及郊莒
 若夫梁主求成之事其言止以戰爭殘民之故
 欲以息兵為事亦可謂兩國之利無所偏係者
 而彼乃不從故網目特以魏主不肯
 肯書之則曲直是非瞭然見矣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考異 兵二宇

魏荆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侵漢陽侯高納之網
 變悉渡漢水降梁梁州刺史吳平侯高納之網
 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為屏蔽不亦
 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變以為屏蔽不亦
 善乎乃受其降命司馬朱思
 遠等擊志於漢水大破之
 與雍州
 相近

質實

漢水志代魏宗室河間公之孫

秋九月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
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
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
不協請更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
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
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
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特
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
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七馮亮有巧
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上
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
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質實

裴延儁聞喜人

雙彪之孫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處士
注見周報正元年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延昌宣武帝年號

書法

書親何異之也曷為異之非所親而親也
是年丙寅梁武書始此終綱目書人主講佛書二

書一戊戌魏主領大雲經不與焉唐嗣聖七書

作寺五詳 宋庚戌

發明

魏主不許禁人水成乃佞佛造寺夫佛以
禽獸者哉伊乎文典起於治嗣子不心乃從事

於異端亦可謂勇於治嗣子不心乃從事
主親講佛書而曰其弱意好尚善

可知矣又大作書以感民嘉國乎

庚寅

梁天監九年春正月梁以沈約為光祿大夫
魏永平三年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其
失唯唯而已以久其
為宜而梁集覽僕射參注見書惠帝永康元年端探
主不用探蔡氏傳曰探度
也百探者探度渡政之官

梁作綠淮塘

北岸起後者籬門迄東冶南質實石頭城名注見漢獻
岸起後者籬門迄東冶南質實石頭城名注見漢獻
亭名在應天府東八里晉太元中謝安為揚州
表宏為東陽郡祖道於此籬門在應天府西二里
舊京色南北兩岸籬門
五十六所蓋郊門也

三月魏主之子謝生

考異

主之二字羨據提要書魏
主之子恂生綱目定本削

去

謝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
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
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
嗣乎乃有娠同列勸去之克華不可私自誓曰若
幸而所生男次弟當長男生集覽男生身死元魏故
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謝集覽事凡立嗣子輒先
殺其母故然

書法

子生不書必亂於國家之故而後書此其
子何志胡后亂魏之始也然則宋子劭生

魏子恂生不書主此則曷為以魏主之子書也
竟執之者何也胡氏之毒則曷為以魏主之子書也
我殺之何傷綱目則曰此魏主之子也魏之
托以承宗廟守社稷者此故於其子也書曰魏
主之謂也其音深矣終胡氏之為魏主而自
子元書主之其音深矣終胡氏之為魏主而自
子者一而已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詔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發明

是時梁主清明猶未溺於寂滅之學是以所尚如此江左累朝僅有此爾故特書之

夏四月梁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至是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總領衆局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劉納劉顯孔虔孫蕭

集覽

五都殿中

六月梁宣城郡吏作亂吳興太守蔡搏討平之

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山聚衆攻郡殺太守奄至吳興吏民奔散或勸太守蔡搏避之搏不可募勇

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搏出戰大破斬之搏與宗之子也

質實

宣城郡注見漢明帝永平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卒

十三年兵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蔡搏陳留考城人

梁行大明曆

梁主即位二年詔定新曆散騎侍郎祖暅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至是行之

集覽

梁天監十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魏劉芳等奏所造樂器二舞登殿吹等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集覽

二舞

耶辛

聖武舞左十右威（聖武）注
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

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於辭
 色上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
 乃無名器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
 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
 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羅梁秦刺史還酒後啓
 云臣近入梁山便天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
 晚若哭我我復未死因此踈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三百五十縣千
 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集覽）東昏暴虐東昏
 張稷引兵（實實）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入歿斬之（實實）梁秦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
 漢中郡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
 水郡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

魏汾州山胡反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三月梁胸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胸山冬十二

月取之

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劉晰據胸山召魏軍魏徐
 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張稷遣兵拒之
 不勝四月文驥遂謀胸山梁遣馬仙埤圍之盧昶
 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
 十二月昶引兵先道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
 墮手足者過半仙埤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唯蕭
 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胸山也中尉游肇言於
 魏主曰胸山最爾鮮在胸山也中尉游肇言於
 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
 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
 費甚大假得胸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

賊屢以宿預求易山持無用之地復舊有之疆
 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和敗遷華侍
 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理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
 衣不過布帛苦無餘葺屏飲食與斯養最下者
 同常潛入敵境伺知空壘村落險要
 處故攻戰多捷主亦崇為之用
 叢爾胸山注見漢桓帝永興二年
 年叢爾注見宋文帝元嘉四年
 嘉七年村落注見
 晉高祖開運二年

魏以甄琛為河南尹

琛表曰國家居代遷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
 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以來四遠赴
 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
 不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
 之詔從之深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
 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實實

壬辰

梁天監十一年
 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梁免老小質作

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雜沓注見漢順帝永
 六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洛城注見
 周烈王三
 手洛陽

梁主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屈法申之百
 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
 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有秣陵老人
 渡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
 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
 自今罪應質作而老小者停送
 其老幼而實實
 今役作
 實實

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擇為司空

秣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說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通
 孫曾孫玄孫是謂之九族也

高肇自尚書今為司徒自以夫要任快快形於言
 色右水高綽博士封執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
 徒綽送迎往來執竟不詣肇綽顧不見執乃遽歸
 夷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知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遠矣清河王擇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
 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
 頭充藉渭陽之資遂募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
 亂階會大早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憚言於魏
 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
 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臧騰錄囚乃陛下之事今
 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
 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
 尚書與羣司鞫理獄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
 詔令飢民就食北方獄懲彭城之禍武叔父也彭
 永平元年被殺藉渭陽之資藉借助也詩渭陽篇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蓋以王莽高肇皆外戚故云
 季氏旅於泰山注見漢光武建武封執渤海
 三十年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族弟清河郡名注見
 漢安帝建光元年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毋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
 嘗從幸東宮懷黃馭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
 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
 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馭少師
 屬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
 學士十人修五禮用陽尹王儉總之儉卒祭酒何
 胤尚書令徐孝嗣將軍何佟之繼掌之經齊末兵
 火僅有在者梁初尚書以廢務權輿議欲省之詔
 曰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
 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

疑者依山石渠白重慶事諸制旨斷決乃以左軍記

室明山宿等分掌五禮之總其事終之卒以鎮

北諮議伏惟代之審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成列上之合八字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二禮周禮曰大宗伯五禮之目三十有六吉禮十有

日肆獻曰饋食曰有禮曰嘗曰宗曰禮曰醢

日會曰同曰問曰視軍禮五曰帥曰宗曰均

日餐燕曰役曰大封嘉禮六曰飲食曰昏冠曰賓射

慶修之終音徒冬反賀禮成何予之也自齊世祖撰制度此其曰五

至是多年矣所歷者非一人矣亦庶乎非苟作

者與定於二年之中决於一夫之手者異矣故

書禮書成凡書成久辭也

書成久辭也

書成久辭也

書成久辭也

書成久辭也

書成久辭也

閏月梁侍中沈約卒

已亥

魏天監十二年春二月梁鬱洲叛降魏梁討平之

鬱洲迫近魏境胸山之亂或陰與之通胸山平心

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綏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

頗多侵漁鬱州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穆降魏

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飢民餓死者數萬游擊諫以

為胸山濱海甲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充為

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

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飢民困惟宜安靜而復

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

從遣兵未發梁北兖州質實鬱洲縣名注見晉安

刺史康絢遣兵討平之質實鬱洲縣名注見晉安

武帝大明三年康絢藍田人穆之孫

梁主嘗與侍中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

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蓋死梁主聞之怒梁

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
 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及還憑空頓於
 戶下困病憂齊和帝以劔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
 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遣責數
 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梁集覽各疏栗事時
 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集覽豫州獻栗大
 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不
 則羞死約本傳作不讓即蓋死約懼不覺沈約恐
 懼而不覺帝已起猶坐如初及還本作及還未至
 牀憑空頓於戶下憑空失所依也頓僵仆也未至
 牀而坐空故正誤此公護前集覽無註○今按護
 頓於戶下也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楊州刺史李崇
 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

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
 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龔哉但憐此士民無
 辜同死可結後隨高人規自勝吾必與此城俱沒
 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
 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元崇表以水
 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沉深寬厚有方四谷得士心在
 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
 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問以疑之而主素知其
 忠篤委集覽瓦解史記秦木如土崩先解注言秦
 信不疑集覽瓦解史記秦木如土崩先解注言秦
 愧於王尊漢成帝時王尊為東郡太守寸河水泛浸
 瓠子金堤真投沈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堤因
 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車八民皆奔走尊立不
 動而水波稍迴求辨引咎自去以而求所刺史之任

六月梁新作太廟

秋八月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

踰年不已民覆 **質實** 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壓死傷甚衆 州注見 百孝武太元

九年 新興

書法

於是踰年不已民覆 見矣終綱月書地 震則大變

一有自九月至十一月者矣順帝漢安二

發明

地主靜而震山宜安而鳴其 至踰年不已

他時爾朱氏覆國亦始於恒肆二州網目安得不著其異而志之

魏以崔光為太子少傅

魏主幸東宮以崔光為太子少傅太子拜之光
辭不許太子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
拜謝而出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
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

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之

梁天監十三年春二月梁主耕籍田

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集覽 籍田江見漢文帝

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儀曰先農黃帝也祠以太牛唐禮樂志帝

叔夏等奏經無先農壇案禮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垂拱後乃

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為神蓋祀以土也以勾龍

魏東豫州亂討平之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歛無厭
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聞之詔遣其子魯生赴
闕久未至詔徙益宗為濟州刺史魯生與其弟奔
將軍李世哲帥衆襲之奄入廣陵魯生與其弟奔

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元城已南諸山

世哲擊破之以益宗還開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益州

魏王足之伐梁也梁主命平州刺史李略禦之許

事平用為益州足退梁主不用器然望有異謀梁

主殺之其人共說于魏王以取四攻益州游肇諫曰今

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益州無隙豈得承

慎始悔而動大軍舉不從

梁築淮堰

書法

侵書督諸軍矣其書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為

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恒視地形咸謂淮內沙

上漂輕功不可就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

魏以楊津為華州刺史

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

嶮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為姦

百姓苦之津今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

魏免其侍御史陽固官

質實

楊津華陰人華州名西魏所置隋為華

鎮國軍梁改威化軍宋改鎮潼軍因之屬西安軍府

復為華州後以鄭縣省入本朝因之屬西安軍府

質實

東豫州注見漢

魏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大府卿府
充實何如固曰公叔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府卿
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實且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未乙

魏梁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
王顯疾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
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
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
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而哭十餘聲止
光攝太尉奉策進重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
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
皆首稱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
侯剛于忠崔光使人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
貴嬪深德四人於是悉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

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
澄同總國事

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
對者崔光懷衰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
曰侍中以古義 **集覽** 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裁我我不敢服 **集覽** 懷衰倉回反喪衣也懷衰
猶言懷袂漢鄒陽傳懷袂而正議注懷袂猶今人
言持臂振杖振舉也引漢趙熹故事漢光武崩大
尉趙熹典喪事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百僚無別熹
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並令就邸唯許朝曠入
臨內外 肅然

先是高肇擅權忘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
不自全乃剛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
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下志與門下議以魏主幼未
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

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
王顯有寵於世宗特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
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
高猛同為侍中忠等固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
禁中殺之詔如門下奏百
實實任城郡名注見
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稅服
年高平高陽郡名注
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止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
雍與于忠密謀伏邪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益殺
之下詔暴其罪惡刑除職爵葬
之士禮於門出屍歸其家

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

為司空○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

尼

魏復百官祿蠲綿麻稅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專朝政權傾一特
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民稅
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

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壞其性
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
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
盡負者肩穿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集覽

井幹言如井幹之形也井
幹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發明

而置何者城可以築而及出於天者不可疆

厲而精糧可蓄而備至於山谷之盤固江河之
 浩渺乃出於天地之自然爾豈可以區區之力
 而疆置之耶是以古人謂關中為天險長江為
 天限蓋以非人力所能為故也淮堰之事梁主
 奚為輕信虛誕之言大興工役直欲壅闕天地
 節宣之氣以壑其鄰國乎築而復潰潰而復築
 綱目皆詳書于冊所以戒後世之人欲以
 人而勝天者爾殘民所以珍物尚誰咎哉意以

魏破叛氏于沮水

質實

南八百里階州覽西有角弩

谷即蜀漢將姜維
 勦五部氏羗之所

六月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暉為
 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
 相識唯以殺害為事詔**集覽**大乘乘平聲釋氏有
 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中乘曰小乘大乘者梵語云摩訶
 衍言其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

書法

法秀曇標作亂書主名此其不書法慶何
 眾也故書討平之終綱目書沙門反亂三

詳齊
 辛酉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

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
 高常快快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及為尚書
 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
 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
 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
 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高
 陽

集覽

人門人也

質實

大志仕南齊奔魏禮遇日加

除輔國大將軍屢立戰功遷揚州刺史頻年在邊
悉心撫綏遠近歸附清身好施家無餘財嵩山注
見唐中宗副
聖十二年

書法

孰免之于忠也然則曷為書侍中以侍中而免太
保其橫其
可知矣

發明

魏自是紀綱日亂矣前此高肇猶陰肆茲
點藩王其凶橫如此魏國尚為有君乎夫以祚
等皆國之大臣一侍中乃令有司誣而殺之網
日於此有以于忠專殺為文所以見拓跋亂亡
之禍如此自後紛紛多事亦不勝其書矣噫

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

居崇訓宮

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平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

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叉為散騎侍郎叉妻胡氏

為女侍中

又江陽王繼之子其妻太后妹也

質實

江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書法

漢書太后封女弟嬰為臨光侯矣胡氏亦
太后妹也書又妻何並命也譏其重者而
已矣書女侍中始此終綱目書女侍中三魏胡
氏陳已丑齊陸今壹真成南漢宮人盧瓊仙黃

芝

發明

女侍中之名前此未聞也而始於此然後
知衰亂之世設施乃爾書之于冊亦可鑒
也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今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政事皆于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

質實 胡國珍臨涇人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梁攻魏西碛石據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李崇分遣諸將拒之

質實

西碛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元八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

考異 國上漏太石父三字

冬十月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

高陽王雍為太師錄尚書事

質實 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平縣名注見晉孝武元二年

初魏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已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崔光博平縣公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制公卿再議功傳擇等上言奉迎侍衛臣于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州牧

錄尚書事與太傅惲太保集覽建平四年司敗司
 懷侍中胡國珍同蓋陳國其時諱寇字故曰司敗也司敗不曰司
 廷尉也春秋陳司敗者蓋陳國其時諱寇字故曰司敗也司敗不曰司
 寇而曰司敗者蓋陳國其時諱寇字故曰司敗也司敗不曰司
 世因正誤同敗集覽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二國之今按
 皆無名寇者陳殺其大
 子御寇必不為之諱也

魏晉壽郡叛降梁

魏益州刺史傳暨眼性清素民獠懷之將軍元法
 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任令宗因眾
 心之患魏殺晉壽太守以城降梁民獠多應集覽
 之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張齊將兵迎之
 葭萌注見漢獻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帝建安十六年質實晉壽郡名注見晉和帝昇平
 二年鄱陽郡名注見
 秦一世皇帝二年

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
 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
 故事以對太質實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
 后大悅從之質實事在漢安帝永初六年

書法

漢安之策書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矣

發明

於所謂祭事不知何祭也如祭天則用衮冕

則所服當用何服特

大寒淮泗皆冰

考異

提要大上有梁字按前書大質

實

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

浮山堰士卒

死者什七八

書法 秦書四月大寒矣記異也此十二月爾什大
有七八則其為害也終綱目書大寒特書之不書

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春二月魏攻破石克之 **考異**

孝明帝詔熙平元年 有提梁字

魏遣將軍崔亮攻破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破石
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
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行臺節度諸軍平
至破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垂互戰屢
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破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擊
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破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擊
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輞兩兩接對揉竹
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
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却分水陸攻破石克之外

城祖悅出降斬之胡太后賜亮書使乘勝深入平
部分諸將進攻浮山堰亮通平節度以疾請還平
奏處亮死刑太后 **集論** 破石注見晉孝武帝太元
救之魏師遂還 **集論** 八年浮山在招信軍招信
縣西七十里去輞去除之也輞車之牙也 在輪之
外牙亦曰輞輞輪輞也輞三十輞於藪中禮考工
記曰輪輞三十以象日月 **絙** 居登反大索也 **鹿盧**
井上絞索而汲水之具也 以木為之字或從木 **賈實**
賈實 郡一統志云下蒸漢之縣名屬沛郡隋屬汝陰
所築遺址尚存

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失專擅朝命宜加
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
階級擅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
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諒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

為掌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避迨致死於律不坐少知袁翻曰避近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搗築非理安得謂之解近

三月朔日食

帝十二年大辟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袁翻陳郡人

夏四月梁淮堰成

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廉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黎北注水猶不咸魏軍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

李崇作浮橋於硤石又築城

集覽

四瀆江河淮濟也白虎通曰中

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城壞 國獨發源而注海其功著大故稱曰瀆風俗通曰江水出蜀前氏徼外嶠山東入海河水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山出積石為中國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昭簪山東北過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濟水出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孟州濟源西二里平地出黎與湫水通即由反

書法

書成何久也自甲午始築於是跨三年而後成用民多矣凡宮室宗廟溝渠隄堰書

作書成皆久辭也

魏復封于忠為靈壽公崔光為平恩侯

賈實

云靈壽

漢之縣名屬常山郡後周立蒲吾郡於此隋廢郡以縣隸恒山郡後置燕州唐廢以縣屬并州後屬

鎮州宋省入行唐尋復置為真定府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仍屬真定府平恩晉之縣名屬廣平國
廣平府入曲周縣平恩鎮

梁園魏武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

魏元法僧遣其十餘城遂圖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
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圖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
內皆叛遣使告急於魏魏以傳監眼為益州刺史
赴之監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民
獠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白水監眼入
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
城戌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高景謀叛劉氏帥
屬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戊副高景謀叛劉氏帥
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
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
布綉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
子為平昌縣子張齊數出白水侵葭萌七月傳監

眼擊敗之齊走還諸戌皆
棄城走東益州復入于魏
白水縣名注同上年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十八年平昌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東益州注
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綠淮城戍村
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
澄為大都督勒衆十萬攻之李平以
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書法

自甲午始築未半年而堰壞於是復築數
者有穿夜死相枕蠅蚤晝夜聲合築之數

閏月淮泗大寒堰卒三十萬死者復什七八又
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其初謀取壽陽耳豈無
它策乃出此計害未及魏而先自敗矣綱目於

築堰成壞凡四書之所以

重惜民命而深罪梁主也

發明 故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今又漂沒十餘萬

口前後所殺不知其幾原其本意特為一壽陽

城而已孟子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

死况無故糜爛其民者哉堰成堰壞皆書于

冊蓋亦重歎生靈之不幸爾於梁主乎何譏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

任城王澄以此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
 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
 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
 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
 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
 有聚歛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
 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買往還
 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絲冬歷夏加之疾

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

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

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

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大

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

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窰寺於伊闕口

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高九丈利高十丈

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

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關府寺頗亦頽壞非

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
 作省求寧土木之功分石窰鑄琢之勞因農之隙
 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
 不能任用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內置寺
 尼各一而巳正始二年沙門惠深始違前禁自是
 都城之中寺踰五百性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

亦有大乘之變則知太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
 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措據國典所共棄也臣
 謂城外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
 大外州準此詔徙之然卒不能行時民多絕戶為
 沙門李場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祀豈得肯禮
 肆情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
 云未知名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且今南服未寧民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為
 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場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
 責之場曰天曰神也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
 本山不得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
 華三孽即今幡柱也追隆堂構謂宜隆大前人之
 基業也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于乃弗肯堂
 矧肯攝蔡氏傳曰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
 下甘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法秀

謀魏孝文太和五年沙門法秀作亂伏
 乘之變在去年場丑亮反暹思廉反

見周安王十六年浮圖塔名注見中大同元年
 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尚方注見漢景帝後
 年沙門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南服謂南
 方之甸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
 之執其王彌俄突殺之漆其頭為飲器鄰國叛去
 者皆擊滅之

梁天監十六年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
 魏熙平二年

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
 鑄者聽就官鑄

下

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
 商貨不通任或王經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
 指謂鷄眼銀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
 悉非制限河北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
 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免飢寒之苦錢之為尺以濟
 有無徒成扞軸之勞不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
 乞相屬不假度量平均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
 從鷄眼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
 覽鷄眼錢之名鑿錢之名杼軸杼機之持
 緯者軸通作軸擘錢之名杼軸杼機之持

魏攷勲籍

魏人多竊冒軍功左丞盧同閔吏部勲書得竊階
 者三百餘人乃奏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
 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
 成一案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暨裂一吏

勲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從之中尉元匡奏取
 景明以來考簿除書勲案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
 人任城王澄曰法忘煩苛治責清約御史之體風
 聞是司聞有冒勲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
 案尋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
 名券縑也相約質實景明魏宣
 束縑縑為限也武帝年號

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

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
 獸之形為六裁翦有乖仁恕

發明

慈祥之人獸之形慮其裁翦有乖仁恕可謂
 死其為翦裁不亦大乎

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為司徒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為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宜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諄諄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坐乃議以大脯代其餘一元大武尋詔

餅代大脯其餘一元大武尋詔集覽血食封禪書至古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以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脯脩鹿脯也記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正也如字一元頭武質實八坐注兪晉武

迹尹正也如字一元頭武質實八坐注兪晉武書法之書譏也何譏淮堰一役死者數十萬生人主者所謂雖有仁心而人不被其澤者也綱目前書詔文錦不得為獸之形此書罷宗廟牲牢皆譏之也

發明

天道好生而惡殺然祭天必用牲牢若使宗廟止用蔬果則古人廟祀之典皆可廢矣

矣梁主溺於寂滅之學遂至罷宗廟之血食書之于冊不待貶黜其失自見

冬十二月柔然遣使如魏

柔然伏跋可汗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讓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曰大明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且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疆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乎不從乎不

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

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教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

今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採銅鑄錢

魏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

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書傳案地志王屋山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云山狀如屋括地志云山在懷州

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志云山高

萬仞方七百里本冀州河陽山也

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禹貢

底柱折城至于王屋注山狀如屋

戊戌

魏梁天監十七年春二月梁安成王秀卒

神龜元年秀雖與梁主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梁主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為荆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不辭多也

復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恭公

考異

提要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

於人穆君上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通會胡氏穿墻遇

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

上而尊生名也皇太后稱今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

道今尊司徒為太上恐中實教之意比克吉定兆

而以淺改卜亦或天也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

品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避光之福太后乃集五

應機辯折無能集覽編今以繫救下繫太后令字

屈者太后不從集覽編今以繫救下繫太后令字

綱目卷三十一

梁武帝

四十八

書法 國珍后之耳書之也
發明 太上之編豈人臣之所宜乎衰亂之國其
而舉朝之臣希旨苟合反加詰難可謂不經
之甚矣書之于冊亦足以貽千載之笑耳

魏復徵綿麻稅

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曰高祖
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綿麻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
麻之用故於絹增綿於布增麻民以稱尺所減不
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所稅沒復長闊百姓嗟
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遽罷綿麻既而尚書
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歛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
成詔追前非遂後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
共竊之也何則所輸或羨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
郡制者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其在庫綿布
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未聞以端幅

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
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
法如此則太和之**集覽**斤之中餘羨百銖三長凡
政復見於神龜矣
五家立鄰長五鄰立**正誤**所輸或羨集覽或一斤
里長五里立黨長餘羨百銖○今按此本
張普惠傳本文云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
綱目節去所該者廣不必的指其數也
魏孝文帝年號

書法 復者何嘗獨也乙未蠲者大異矣景元年故
綱目租稅
書復二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馳苑園不親視朝過崇佛法
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殖不思之冥業

損巨費於生民近以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
 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朔望之禮釋奠之秩則節用愛人一陛見羣臣皆用
 華還百官之折之秩則節用愛人一陛見羣臣皆用
 教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
 普惠之集覽 殖不思之言無量無邊金剛經其福德也
 言也 不可思量親紆躬親紆勞也釋奠成均周禮大胥
 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司農云
 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直謂蔬食菜
 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學記曰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
 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脯若廟見
 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
 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授
 器案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
 實芹筍菁韭之菹犧尊一實凡齋釋奠者設薦饌

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
 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率性詣祠所設
 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脯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
 詣廟視滌漑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
 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右祝板於神位左陳祭器
 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
 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彥曰
 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
 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
 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陳祥道
 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曲
 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周禮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
 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鄭玄謂董仲舒云五帝名
 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文王世子曰於成均
 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也案陸
 佃云天子設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
 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當學樂德

樂語樂舞者就成均大戴禮曰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成均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詳見禮
 記五學圖竭心千畝天子親耕籍田千畝久折之
 秩折食列反折成秩祿也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
 百官之祿一正誤今按殖興長也與殖立字不同
 四分減一

書法 太后制

發明 古人一日萬幾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
 食猶恐弗及今魏主驕縱好馳騁苑囿不

親視朝幸因其臣切諫乃始月一陛見羣臣則
 其怠忽從可知矣觀綱目之所書如此雖欲不
 亡得乎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司徒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弟殺人匿於宏府
 止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

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
 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
 為有司所奏上輒赦之以吳平侯高監揚州焉
 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在州尤稱明
 斷符教嚴整尋復以宏行司徒司馬公曰宏為將
 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
 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
 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魏補三字石經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
 及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以建浮圖遂大頽落
 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博士李郁等補
 其殘缺太后許之會元又制騰作亂事遂寢

書法 於是會元之亂遂寢則未卒事也其書
 之何嘉尊經也故苟有重道之心雖未卒

事必書綱目書石經五詳靈帝熹平
 四是年又內寅陳巳亥唐開成三

秋七月魏河州羌反討平之

考異

此誤書討當作擊

魏河州羌却鐵忽反以源子恭為行臺討之予恭至嚴勒州郡及諸軍無得犯氏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

質實

源子恭西平鐵忽等相帥降于恭懷之子也人賀之孫也

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書法

俱太后矣其書弒何胡故妾也故胡氏雖貴而嫡妾之分不可泯綱目之名分嚴矣

高氏書故太后不于魏主之廢之也綱目太后書弒八詳靈中平六合是無書者矣

發明

高氏始因有寵遂弒于后而至今既廢為尼矣胡氏又從而弒之于氏實弒而前史

不明其說今高氏亦弒乃以暴卒見於史册好還之報若合符節綱目皆正其名而書之不

房闈之秘而為之諱也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暮至乾羅國得佛書

集覽

比丘此比丘也

書法

自秦以後遂有親講者矣於是復使西域得百

七十部而還殊難之言盈於天下魏為之也故

謹書之魏之盛也書求遺書齊乙亥及其衰也

魏復鹽禁

綱目書求佛書世變可觀矣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之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魏然絕望因置土司裁察疆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請禁之使從之

書法 於是十六年同鹽禁凡三變矣

梁天監十八年春正月梁以袁昂為尚書令王暕徐

勉為僕射○魏太后始稱詔

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唱謗盈路之勝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

始均不獲以左石擊省門上下懼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賊統歐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謚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妻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鎖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司馬子景蔡雋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書法

質實

不綱若此姦雄有以窺國矣故謹書之

發明 國之所以有立者以綱存焉爾今綱目
書魏虎賁作亂殺將軍而不聞魏人討治
知其將亂也然張彞父子以刻薄召禍宜削其
官而綱目猶書之者正以著大臣見害之
實而非以此于彞也因文考義則得之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注不行
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
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
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
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
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
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
沙汰未精舅當銓行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
年格以限之天下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今
辭暇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

勞不簡賢否孰薄呼名吏足矣數人而用何
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上公貴臣薦賢以

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辦除等繼亮為尚
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集覽 鄉塾記家有塾黨有庠注占之仕而已者歸
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謂之塾中

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
七故今郡國及州各置中正

書法 魏之選舉失人自此始特書志之終魏之
世書以為吏部尚書二部祚崔亮惟郭祚

其庶
幾乎

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魏復減百官祿

魏累世疆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
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常幸緡藏命從行者百

餘人各白負綃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崔光
 止取兩匹衆皆愧之時宗戚權倖競為豪侈世宗
 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
 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
 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復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
 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
 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
 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戒
 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曰蕭衍常畜窺覲之
 志宜及國家疆盛早圖澆壹比年公私貧困宜節
 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魏自末平以來營
 明堂辟雍役者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十餘
 年竟不能成起却郎源子恭上書曰廢經國之務
 資不急之費宜撤減諸役早圖成就使世宗有嚴
 配之期蒼生胡禮樂之富
 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實窺覲私視欲得之意
 承平操宣武帝年號

集覽

佛龕龕塔也或
 曰塔下之室

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夫準水
 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
 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上二律聲而云還
 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
 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
 美若以應鍾為宮難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
 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上二律中全無
 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
 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鐘為
 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
 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
 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
 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於以調聲令與黃鐘
 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
 絃須施柱如等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

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瑟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焉然後錯采象聲以文飾之若事有爭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律欲制作事遂籟

集覽

律吹以考聲其分數東漢律曆志截管為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狀如瑟而體難知其分

絃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盡分寸以為六律清濁之節杜佑通典曰古之神替考律均聲必先正黃

鐘之均黃鐘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乘為管弦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十二律注見隋文帝開

皇九年黃鐘注見元年應鐘注同上雜賓五月律中製賓蕤仁誰反白虎通曰蕤下賓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中呂四月律中中呂律書作仲呂白虎通曰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

五戚東漢律曆志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音樂志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

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執始注見上去滅鐘六月律中林鐘白虎通曰林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衆也琴說文琴禁也君子所以自禁制也白

虎通曰琴以禁制淫邪正人心也軫龍須之下名之曰軫蓋弦之緊緩皆由軫也中弦下依數畫見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掌狀如琴長六尺十三

弦**正誤**按後漢書律曆志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為法律為十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却不言其上須用施柱與否以猶與也

如箏上之柱**質實**京房按一統志京房頓丘人師占驗以孝廉為郎漢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賅之出為魏郡太守卒為所獄死

書法

書不行何惜之也禮樂之事綱目每詳書是故仲儒奏律準書王朴作律準書終

綱目書
律準二

秋八月魏中尉元匡免復以爲平州刺史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
 志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廷尉處
 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
 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
 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
 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乃復除匡平州刺史
 治其故棺元匡先嘗造棺欲與詣闕奏論
 高肇罪惡今治其故棺又欲奏攻澄也

書法 書復以何
 美改過也

集覽

九月魏太后遊嵩高

初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
 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

爲譖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
 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莫上官皇后將發昌邑
 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
 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上屬賴含生仰
 悅矣不聽至是遊
集覽 不言王后夫人禮所以不
 嵩高數日而還
 禮也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卿寧而不得注國君夫
 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國君夫
 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卿寧而不得注國君夫
 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書法 凡遊議也太后遊議之議也綱目書遊入

許晉安帝
 元興三

發明 魯文姜壽之夫而春秋於其如齊未嘗不
 正色書之或以婦人不當論閭閻故也胡

氏淫汚罔不足道然書法則不可不謹綱目
 書魏太后遊嵩高其惡不待說絕而自見矣

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威王澄卒

諡曰文宣

高麗王雲卒

子安立

魏汰郎官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維羊深源子恭祖瑩等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

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日食

魏正光元年

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訃問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

子庚

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

賈實

高麗入貢于梁

秋七月魏侍中元叉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

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系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叉侍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為郡憚抑而不奏義騰皆怨之乃使五食胡定自列云憚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信之又奉魏主却顯陽殺騰閉未巷門太后不得出憚人又為聲止之憚曰汝欲反邪又曰正欲殺者耳命宗士執憚騰稱

詔集公卿議論擇大吏無敢異者僕射新
秦公游擊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又騰遂殺
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
魏主亦不得省見裁奪食而巳太后不免飢
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遂與太師高
雍等同輔政帝謂又為姨父又與騰表裏擅
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朝野
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勞面者數百人游擊
而卒謚實實新秦按一統志晉之縣名屬秦
日文貞後屬東安郡後魏屬秦山郡隋屬山
邪郡唐屬莒州後屬沂州金萬泰安州元省入
蕪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務力之反
也利

書法

於是僕射游擊不肯下署既乃憤邑而卒
則宜以討逆為已任憤邑何及哉必若中山
則綱目大書之矣終綱目書幽太后二魏胡氏

齊胡氏幽木葉山者不與焉兀欲幽其祖母

江淮海溢考異

江上漏梁字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克而死弟略
奔梁梁以為中山王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畧纂皆為
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又
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遣使斬之於鄴熙好
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
后見廢比宮清河受辱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
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氏欲建大義於天
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
名義下心不得流賜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
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畧名節聞者憐之熙首
至洛陽親故莫敢親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

之畧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與畧轉依西
河太守才雙匿之純年時思甚念畧懼雙曰會
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畧
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侯常感卒

實

宋齊梁俱因之隋省入零陵縣故
縣名屬零陵郡

宋齊梁俱因之隋省入零陵縣故

址在永州府祁陽縣西八十里
時梁主方崇釋氏上民無不從風而靡獨獻自
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卒謚曰
嚴

書法 書獻卒而書其官何獻仕佞佛之特能
特立而不阿世主之好此其可予者也

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

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尋出奔魏國人立

婆羅門為可汗

考異 殺當
作弑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呂陵氏生伏
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

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
大澤中施帳帷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

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信用
其言于亂國政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

家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
地萬潛祖惠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貝列等殺

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
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

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

集覽

可賀敦此

挾俗號其妻曰可賀敦
猶夏言夫人也可音格

冬十月魏以汝南王悅為太尉

魏清河王擇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又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伎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大尉

集覽 桑落酒齊民要術曰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為準案使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霜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則桑落酒出蒲中也又水經蒲阪

下注郡民有劉白墮工釀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桑落之辰故酒因名焉王公庶人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願思同俗之語蓋索郎返語桑落耳

鄭印曰西羌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故

九日賜百寮飲焉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

玉之下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疆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崦四館道西立

十一月魏立阿那瓌為蠕蠕王

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

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

同不決以金百斤歸 **集覽** 蠕蠕注見晉孝武帝太元

賂元又遂聽北歸 **集覽** 十二年柔然燕然注見漢

武帝征和三年扶桑海中島名也山海經大荒之

中有扶桑楚辭九歌曰日照吾檻兮扶桑注東方有

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暘谷拂其扶桑爰

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崦崦離騷經

望崦崦而勿迫注崦崦音奄茲古但作

奄茲日所入之山也崦崦或音衣廉反

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

魏遣使如梁

魏梁始 復通好

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丑辛

魏正光二年

以收養窮民也

魏發兵納阿那瓌于柔然不克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蠕久為邊患，今華面稽首，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自勞擾，興師郊甸，內投諸荒裔之外，教累世之勦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未見其可也。况今早曠方甚，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弗聽。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杜句可汗。魏遣使者牒云：具仁往諭之，使迎阿那瓌。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

集覽

華面，伊川傳曰：君子豹變，小人

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文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君上之教。令早

曠旱不雨也。曠音罕，日氣乾也。牒云具仁牒云：代北復姓具仁名也。云一作雲。

書法

納者不宜納者，也。阿那瓌則昌為不宜納。書發兵讎，敝內也。

三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使之領左右康生子，當娶侯剛文剛子。

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婚，康生亦微懼不安。宿禁中，康生性喜武，乂稍禪之。康生亦微懼不安。

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送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新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

頃目領首為執殺之勢太后侯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宜光殿太后自起接帝下堂去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開康生奪千牛刀所為乃所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陛下宜親安尉太后適下殿祭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又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為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刺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

集覽

千牛刀千牛官名掌執御刀以

書法

幽遷太后騰嘗與謀矣不書以宦者故畧也殺者元義則以者亦元義崔光嘗立節者今乃為義所以綱目列之於劉騰之下所以深愧

之也終綱目書宦者為司空二劉騰李輔國

發明

前書義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此書又殺奚

嫌康生亦有預謀幽后之失而綱目專日元義殺之且又不去其官者惡義之亂朝也義之亂朝如此既以宦者為司空而京兆王繼崔光輩乃與之同列而不耻魏國之大臣如彼雖欲不冊難矣列書于冊舉皆罪也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邃鎮合肥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脩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以實報之錄事參軍移侃曰白捺小賊本非所慮遂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今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

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村度之勿謂
 秦無人也遠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覽 白捺城名捺乃 **質實** 勿謂秦無人也左傳文十
 歸之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分柔

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 **考異** 提要無以處阿

字

高車伊匄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
 卜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
 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
 表翻曰白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
 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
 之中克雪讐耻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滅自二

虜交關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
 蠕兩主相繼歸誠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
 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
 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
 願亦恐終有劉石之患耳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
 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
 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部落猶衆處處綦布
 以望舊主高車雖疆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
 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
 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
 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
 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比虜往來之衝要二地沃
 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
 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比則臨大磧野獸所
 聚使蠕蠕射獵伎此相資足以及自固外以輔蠕
 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呼喚此安邊保塞之長計
 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令北轉
 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

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迫為遁逃之寇於我何
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葵羅門
於故西 **集覽** 劉石之患晉惠帝時劉元海據石
海郡號後趙臆度以胃臆之意自村度之沃衍平
襄國號後趙臆度以胃臆之意自村度之沃衍平
美之地索隱曰沃水之灌沃者所地之平延者大
磧柔然故地南林山在馬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
記自靈州西過黃河始涉沙四百里至涼州涼州
西五百里至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
回邪也書秦誓崇信姦回左傳姦回昏亂

十一月魏討叛氏不克 **考異**

考異 討當作擊

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為行臺討
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
梁普通二年夏四月高車王弟越居殺其王伊訶而
魏正光三年

自立考異 提要殺作弑皮綱曰高昌吐 **考証** 殺當作弑
谷渾突厥皆書弑當從提要

當作代之

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 食既大變也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
渡江之禍始此矣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

有無其應者也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

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疎命更造 **刊曆** 至是著作
郎崔光取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 **既驗** 得失合為
一曆 行之

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太子統生
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快快不滿 **及太子統生**
是

歲奔魏魏人待之其壽止德也
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發明

君正德書奔魏書逃歸而不聞正其背父叛
德之所以敢於如此者亦知如主之少不殺已
故也自是而後尤而效之知如主之少不殺已
者明矣亂階

何自而弭乎階

柔然王婆羅門叛魏討而執之

不異

討當

柔然婆羅門叛魏亡歸噉噉魏以平西長史費穆
為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曰戎狄之性見敵
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曠終恐疲於奔命乃
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

奮擊破之婆羅門為

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拔底延城蓋王舍也顏師古曰噉噉本虜復姓因
為國號後訛為悒悒耳噉益涉反噉噉葛反悒悒

集覽

噉噉之即悒悒也高車別種都

及反悒
當割反

書法

柔然未有書叛者此其書叛
何已降也一字之權衡嚴矣

梁普通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
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將行表陳便宜曰蠕蠕

久來疆大今言亂亡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
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

朔方因留衛尉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
掾史隨單于所置參察動靜今宜畧依舊事借其

開地聽其田牧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
今防察使親不致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

從也

三月魏司空劉騰

集覽

呼韓欵塞漢宣帝甘露二年

復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

書法

騰義黨

何譏太后矣

魏元平持白虎幡於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上萬陰有異志遂拘留乎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乎還奏乎辱命抵罪還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遊崇追之二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丁謹追王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沉有識量沙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求仕進或勸之任謹曰昔位須待時來纂聞而辟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婚班幽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

各居榮顯願擔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漢武帝凡

質實 下謹代人粟碑之子

書法 魏蘭根下曲陽人

亦不能無責矣書擊不書討所不宜納以自取侮魏所以示故內事外者之貶也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

初元又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則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又出入恒令勇士持兵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藉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復貪吝奢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允貪縱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

守令長率皆貪汗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諸鎮
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
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
有材勇懷朔鎮將錫鈞擢度拔反攔橋也王
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集覽 攔橋也王
逸曰縱曰攔橫曰橋今階際木構攔是破六韓陵
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階際木構攔是破六韓陵
反賀拔度拔賀拔虜復姓度拔其名
統志在大同府朔州即武州山之
別峯也賀拔氏之宗族居于此

書法

元魏之亂始此

發明

綱目書元義殺清河王擇幽太后於其前
今又大書破六韓拔陵反於其上而分汴載義
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既得志遂驕復貪縱與奪

在清以致召亂之實於其下則魏氏之亡實自
此始詳而書之蓋欲使後人參考而得之其為
世戒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義用事
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
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
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七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
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
集覽 裴郭清河于忠用事
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實實 張禹按一統志河內軹
賜死元義用事清河
實實 人明習經學仕漢為博
王擇濫以謀叛身誅
士元帝朝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為師博與鄭
寬中說書金華殿累遷光祿大夫代王商為丞相
封安昌侯先儒謂其阿諛王氏以禹也
啓篡逆之禍西漢之衰其以禹也

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書法

梁世書鑄錢者再是年丁丑書鑄鐵錢也書鑄鐵錢如此終綱目書鑄鐵錢二五

代乙 西楚

甲辰

梁普通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

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

彧兵敗績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卒崇求改鎮為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羣臣皆以為然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安王深皆受節度司馬公曰李崇之表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

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

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

魏自破六韓後陵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季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惟其黨莫折大提爲秦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亦殺刺史崔遊以滅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脩義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之

集覽

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于白道大敗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深上言

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察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申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或以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摸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肯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援陵爲亂此段之舉指日所慮非止西北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紫廷尉暹路元以卒得不可量書奏

覽

帝延熹二年

實實

唯大同府大名未詳白道

泉相傳即飲馬長
城窟處未知是否

莫折念生寇魏東益州不克

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州本氏河王楊二
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擊破之東益州本氏河王楊二
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勳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
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
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而慰諭之既而漸分
其父兄子弟外戌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

覽 秦州故曰二秦

八月梁徐州刺史成景雋拔魏童城

質實

童城未詳

統志唯劉宋時置有僮縣屬南彭城郡即漢之厚
丘縣地梁萬僮陽郡東魏改為沐陽隋屬海州唐總章初屬
置懷文縣後周改曰沐陽隋屬海州唐總章初屬
泗州後復屬海州宋南渡沒于金尋復歸宋屬海

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淮安
府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參考

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于隴口敗績

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
多卒眾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
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之
策也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
相顧將無法令隴東不守習軍敗散則兩秦遂疆
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習軍敗散則兩秦遂疆
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
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
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
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
元志與戰兵集覽 隴周為岐隴地春秋秦文公都
敗東保岐州 隴周為岐隴地春秋秦文公都
為隴州在隴山 西山又在鳳翔西其山至高
人歌云隴頭流水鳴聲鳴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所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三輔注見漢
武帝征和元年岐注見周顯王八年

魏改鎮為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元
深之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
改鎮為州

魏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集覽

秀容注見晉安帝隆安二
年爾朱爾通作尔注同上

榮羽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
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
子如賈顯度段榮實泰皆往依之
實實段榮姑臧人信之孫

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龜衣壽陽不克

成景雋拔魏睢陵趙景悅圍荆山裴邃帥騎三千
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
維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
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
陽安樂王鑒救實實荆山按一統志城名在鳳陽
淮陽梁兵敗績實實府鍾離廢縣西八十三里梁
魏戰爭時築鄴道元涿郡人

魏涼州亂刺史宋穎以吐谷渾兵討平之

魏涼州幢帥于善提執刺史宋穎據州反穎密求
救於吐谷渾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善提棄城走
追斬之城民復集覽幢帥柔然亦立軍法以千人
推穎為刺史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

裴邃攻魏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後太守
 那檀丘裴邃拔狄城麓城拔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
 以司吾城降將軍曹世宗拔漢之縣按一統志
 曲陽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沐陽縣西北一百里
 淮郡後廢之故城在淮安府沐陽縣西北故城在鳳
 建陵山下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故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西北八十五里又有西曲陽
 故城在壽州東北八十三里晉屬淮南郡

魏營州人就德興反魏遣兵討之不克
 晉實 營州按

後魏所置本漢河間國武隧縣地隋改遂城縣唐
 屬易州五代周克二關此係馮門關衝要宋置廣
 信軍金改遂州尋廢元省縣復置遂州二十五里
 入安肅縣故址在保定府安肅縣西二十五里

胡琛寇魏幽夏北華三州魏遣兵討之

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守中食盡眾
 二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
 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
 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君營數月
 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
 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行數日為胡帥曹阿
 各拔所擒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延
 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
 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咸
 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遂降于雍見時東夏圍境皆
 子雍為陳禍福狀顯使為先驅時東夏圍境皆
 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顯使為先驅時東夏圍境皆
 反于雍轉關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
 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于雍懷之子
 也

集覽 統萬城名在朔州郡北注見晉恭
 按一統志古地名春秋時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
 初屬翟國東漢時郡邑俱廢晉陷于戎後魏以為

統萬鎮未幾置金明郡又改東夏州後改為延州
取延水為名隋初仍為州大業初改延安郡唐初
復為延州天寶初改延安郡乾元初復為延州五
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後唐改彰武軍宋初仍為延
州屬鄜延路元祐中廢為延安府金仍舊元
改延安路本朝復改延安府隸陝西道

魏以費穆為朔州刺史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
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
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
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
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眾舉費穆崇乃
請穆為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宇文肱糾
合鄉里豪傑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
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
帝元嘉七年
年敕勒

魏北討都督李崇免

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
次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遂專總
政軍

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督元

志○蜀賊寇魏雍州討平之○十二月梁復取三關

圍魏郢州不克○魏汾州胡反

魏秦州平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降附遂復六郡
十二戌魏以子建為行臺梁巴秦益皆受節度

梁以散騎常侍朱弁掌機政

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
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
之任

實實 朱异錢塘人 掌機政何譏也何譏國家機密元腹心大

書法 臣皆與知焉梁之微朱异力也故謹志之

普通六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等城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

法僧素附元又見又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人張
文伯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
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
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
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曰翁以地叛獨不畏良
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翁以地叛獨不畏良

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梁以
元畧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

實 陳慶之義興國口人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

隴東皆平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
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嶽延伯素號勇實寅趣之使
我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再
度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
之其衆十倍延伯戰於水次實寅望之失色延伯
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次實寅度却伍嚴整天
兵不敢擊實寅喜曰君之勇關張不如此伯曰
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乃勒
女出戰身先士卒卒船其前鋒將士盡銳破大將
之俘斬十餘萬進奔雍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權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
 寶寅破寇川停其民以美道十人賞岐州刺史魏
 蘭救死官軍之此宜於而擄之柰何助賊為虐剪
 以爲賤役乎慮之宜於而擄之柰何助賊為虐剪
 其父元而論之慮之宜於而擄之柰何助賊為虐剪
 魏改西二里之音焉案反州漢扶風郡也今鳳陽
 府改曰宜川莫詳焉案反州漢扶風郡也今鳳陽
 是府改曰宜川莫詳焉案反州漢扶風郡也今鳳陽
 邕坡名在西安府與平縣西二十里即唐揚貴
 肥葬處後魏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關張謂關羽
 張飛乃蜀漢之猛將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小隴
 山名在鳳翔府隴州西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漢張
 衡詩我思芳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即
 此定川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四年陳倉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梁主詔西昌侯淵將眾前
 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遂拔鄭城汝穎之間所
 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邊威名軍於城父累月
 不進魏朝遣使賫齋庫力以趣之琛至壽陽欲攻
 戰長孫稚以爲未可先挑戰而爲退推琛為四玩以
 待之使稚軍李祖憐先戰而萬餘級琛走出集覽
 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復出集覽
 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集覽
 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在汝南今上蔡縣是
 後昭侯徙州來爲下蔡在淮南今新蔡縣是
 是鄭城周初封管叔於此春秋爲鄭國之莘邑
 詳或曰即齊郡漢屬河南今汴梁鄭州是齊庫刀未
 夏作齊齊虞云齊當爲齋韻會齋字下注易資斧子
 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齊武帝求
 明十年齊庫失火四既居延反軍魏也晉周訪
 討杜會使將軍李恒督既居延反軍魏也晉周訪
 左甄許朝督右甄即既居延反軍魏也晉周訪

正誤

齊庫刀集覽未詳○

卷三十一
七十七

中之刀也所謂齊兵仗之精利貯賈實一鄭城按
于齊中者也胡三省注謂千牛刀也
即周管叔所封之國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
東漢分置東陽郡後魏為鄭州隋於管城縣置管州
郡後周置榮州後改為鄭州唐初於武中置鄭州貞
觀中移治管城天寶初又改為榮陽郡武中置鄭州
為鄭州宋置奉天軍金復為鄭州元因之
以管城縣省入屬開封府

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為司空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畧於彭城南畧
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
空封始安郡公魏復遣安
豐王延明臨淮王彧擊之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
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知之對魏主謂羣臣曰今
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脩
道於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泣
涕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
太后密謀黜乂然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言
皆以告乂乂殊不以疑於二是官無復禁礙丞
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
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
於是太后謂乂曰元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
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
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書法

特筆也領軍解而又之伏誅決矣是故霍
氏之將誅也元書罷其屯兵元乂之將誅

也先書解領軍皆特筆也

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眾軍攝徐州事召元法僧

等還建康

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厚元
畧惡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柔然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救連頭兵豆伐

可汗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又以元順為

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

又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
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又欲害嬪嬪泣訴
於魏主曰又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魏主
信之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旦將入宮門者不納
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割騰官爵除又名為氏
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憚訟竟亡

誅又等太后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
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於家唯又以妹夫故未忍
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又意出為齊州
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柰
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又之罪使天下不得仰其
怨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未幾有告又謀誘六
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
魏主亦以為言乃賜又死江陽王繼察於家病卒
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元順高諫曰禮婦人夫沒
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禮臨天下
年垂不惑備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漸而還
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邪順曰陛下
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
直醉入其寢絡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
侍中與卿先君至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
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又之乃起初鄭儼為胡國
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食
典御晝夜禁中每沐浴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

其妻唯得言家事徐紘先以語事趙倫坐徙抱紘
 後又論事清河王擇擇死復語事元又太后以紘
 為擇所厚亦召為中書舍人紘又語事鄭儼儼以
 紘有智數仗以為謀主紘以儼有內寵傾身承
 紘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
 紘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
 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紘有急詔令數吏
 治事畧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
 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為失事理然無經國大
 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神軌亦
 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
 義儔義儔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
 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儔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
 之恐禍夫而速誦乃堅握義儔手曰我聞有命
 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救
 之內外惶怖義儔夷然自若義儔度世之孫也
 集覽
 帝中平元年八月別占之所草詔文其事理人

各不同漢雋注占章豔反隱度其辭以授人曰
 口占不以一女易衆男易始卦女壯勿用取女豕
 曰姤遇也柔遇剛也王弼注施之於人即女遇男
 也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晉樂廣
 曰不以五男易一女即此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楊之水卒章文也左傳定十年駟赤對叔孫成
 子曰臣之業在揚水也正誤引易註一女易衆男
 卒章之四言矣即此也今按王誦意謂盧義儔
 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今按王誦意謂盧義儔
 顧惜一及女不許李神軌為神軌方有勢或為所
 害則累及家族衆男故云與長沙王又構難或諸
 傳成都王穎廣之婿也穎與長沙王又構難或諸
 廣於義廣曰豈以五男易一女
 蓋廣有五男一女即穎也
 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
 將軍盧祖遷伊臯生討之宥勅明達等寇魏涇州

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軍威甚盛醜
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實寅延伯未
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至其城降實寅延伯未
大敗實寅退保安定延伯其城乃繕甲兵募驍
勇獨出襲賊平其數掘賊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
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
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覽 姓音墨其

五月梁豫州刺史夷陵侯裴邃卒

邃沉深有思畧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及卒梁以夏侯曹代之

梁人圍小劔魏擊敗之

考異 魏小上漏

梁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
等將兵圍魏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刺史

造終軍胡小虎救之文熾襲擒之使小虎說和安
降小虎遂謂安曰我失備為賊擒觀其兵力殊不
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楊兵已至語未終軍士殺
之軍司淳于誑救小劔文熾豈柵於龍鬚山以防
賊路只密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
恟懼欲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登等
十餘將斬**集覽** 作丙姓渠幽反**質實** 臨汝縣名注
獲萬計一統志山名在保寧府劔州北一十五里
與大劔山相屬秦欲伐蜀而道不通乃作五石牛
以金置尾下言能負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
乃公五下開道引之秦因成蜀大劔雖號天險徑
路頗夷小劔則鑿石架閣有不容越龍鬚山未詳處所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

王更名質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望吳叔陵七月而生綜宮
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綜曰汝七月月生兒安
得相比諸皇子然汝太子疑夜於靜室披髮席私
綜相抱而泣綜由是白疑夜於靜室披髮席私
祭齊氏七廟微服至曰拜齊太宗陵俗談割血
歷骨慘則為父手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
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
手制奔馬暫財好士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常於
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跌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
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人皆知之而不
敢言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噶兵逼彭城勝負未
決梁主慮綜敗救引軍還綜恐不復得至北邊
乃密送降款於噶噶人皆不之信噶募人入綜軍
驗其虛實無敢行者監軍御史鹿愈請行單騎徑
趣彭城為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愈曰臨淮王使我
來欲有交易耳綜聞之謂成景偁等曰我常疑元
軍規欲反城特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為畧使入疾
軍中乎彼一人今其人米來可遣左右為畧使入疾

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
話迎愈密以意狀語之乃引至一所令一人自室
中出為元畧致意曰我昔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
作不獲相見愈曰早奉音旨冒險抵赴不得瞻見
內懷反側遂辭退愈還於路復與梁話中固盟約
綜遂與話夜投噶軍及旦齋問不開魏軍呼曰汝
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
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
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陳慶之帥
所部還梁主聞之驚駭有司奏劾綜爵士絕屬籍
西豐侯正德志行不悛從綜比伐棄軍輒還亦
官削爵尋皆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
昏侯舉哀服所衰三年拜司空封冊陽王更名贊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
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桓之
作款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
將董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
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

全其生而已梁主密召夏侯復進**集覽**席橐席薦也

還使休兵示自貶也古有罪者席橐飲水曲阿

橐為席者與平元年足下生抵張尼反皮厚

注見漢獻帝與平元年足下生抵張尼反皮厚

也白居易行讀書恨欲指東筆手生抵史記夏禹

手足併鹿念姓名念音慎之惟音况遠反又

占鄧反敬器敬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

桓公廟有敬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

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置諸坐側

顧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不覆哉子路進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此所謂損之之道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

戒之器名侑注云敬器也晉書杜預傳曰周廟

制遂絕頂今創意造成漢末喪亂器不復存曰孔

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注云春秋哀公三年桓宮

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孔子往觀之賸

粟米之蠹糲者言**質實**太宗陵按一統志在鎮江

昏侯冢在鎮江府卅陽縣東三十一里鹿念濟陰

人之子

發明

梁主不務德而勤遠畧招納叛臣又使其

之速耶且夫統率大眾必銓擇人才而用之

可私其所愛而疑他人之不可用乎卒之特

後之人乃其所愛之子綱目據事書之

十萬

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眾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
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
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特北境州鎮皆沒唯雲
中一城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
奔爾朱榮於秀容于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
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
庶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胡營見
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
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欲引兵迎之謹曰破六韓
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先據險要未易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擊也伏兵
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擊也伏兵
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
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六韓拔陵拔陵避柔
然南徙渡河前後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
纂表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
息其亂心不從詔分處之於冀定瀛三
州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集覽

河元

和姓纂云也蕃
姓也音毋野反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魏遣兵討之

洛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
之魏以常景為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

集覽

尉景

也何氏姓死
曰尉紆勿反

冬十二月魏荆郢群蠻叛魏討敗之

考異

討亦當梁

取魏順陽馬圈

魏方有事西北三荆西郢羣蠻皆反寇掠襄城屯
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
更以臨淮王或討魯陽蠻辛雄為行臺左丞趣葉
城別道裴衍王熊白武關出救荆州所等未至或
軍已屯汝上州郡被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
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麾闔外見可而進何

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敦雄符下雄遂符或
今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雄上疏曰凡人所以
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未榮名二貪重賞
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
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
旗之列莫不奮教競赴敵場豈懸久生而樂速死
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
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
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無所
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
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
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
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
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集覽

王秉麾而進王謂臨淮王

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闔苦本反亦曰闔
音魚列反韋昭曰案闔闔並門中闔也門謂國門
也記王藻君入門介拂闔注闔門中所豎短木也
漢馮唐傳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公羊傳襄十有九
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云禮兵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疏云司馬法曰闔外之事將軍
裁之是也凡為將軍之法必須臨事制宜謂專進
退也豈懸音於鹽反案韻會感亦

正誤

而樂速死

實實

東荆謂荆州及

音義並與厭同厭敷之厭
京兆霸城人汝上汝水之上亦出南陽府嵩縣分
水嶺經流郊縣會苞礪長橋等水戴液團造溪東
流入于淮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

論攝南徐州事肆行非法
 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給怒
 道路以目嘗途喪車奪孝
 一籤師以聞梁主責之給
 為君自陳無罪就坐刺襖
 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
 統流涕固諫乃免給官削
 演反魚名黃質黑文爾雅
 沐夏月於淺水作窟荀子
 寄託剝褫剝脫也褫救紙
 奪衣也謂剝褫其衣冕也

魏山胡劉彥升反

集覽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三十

